

# 局势正在明朗

7.7  
3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

# 局势正在明朗

陈旭明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梁 珊

责任编辑 陈先荣

局势正在明朗

陈旭明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875 插页1 字数161,000 印数0,001—2,000

1985年11月第1版

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: 10317·260

定 价: 0.87 元

## 编 辑 说 明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，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令人感奋的是，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象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；他们的一些作品，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，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，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，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，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怀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局势正在明朗     | 1   |
| 活了，我们的树    | 109 |
| 由那辆囚车引起的…… | 170 |
| 金子湖        | 192 |
| 黄昏的色彩      | 203 |
| 老人与书       | 212 |
| 一幅挂颠倒了的画   | 228 |
| 36码        | 237 |

## 局势正在明朗

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

—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6027               | PH  |
| 日本国 S 电器公司         | 2 人 |
| 西州广播电视工业公司         | 6 人 |
| 商务洽谈               | M 级 |
| 5 月 26 日——5 月 31 日 |     |

---

西州宾馆客房总调度台上的电脑终端显示屏里，跳出了以上这几行文字。几秒钟后，随着一双女性的手灵巧地在键盘上叩击了几下，最后一行日期被更改为“5 月 26 日——5 月 29 日”。这就是说，西州宾馆 6027 号洽谈室里，一场原定一周的中日商务洽谈将提前两天中止。

罗汉是昨天晚上九点在家中得知这一突然变故的。当时，他握着电话筒，象只野猫一样从瘪塌塌的沙发上蹦了起来。

“半边猪头独只眼，日本人就光盯着自己那一盘啦！下雨也得先打雷。两家做生意，秤面无情脸面还得添笑！哪能这么搭了戏台子就随随便便把人家当猴耍呢？”

这嗓门又粗又亮，隔夜炉都煽得起火来，气头儿大哩！

电话是西州广播电视工业公司总经理高良元打来的。作为中方主谈，他也刚刚接到日本方面的更改日期通知。不过相比之下，他要比罗汉稳健多了。他耐心地等着罗汉把气泄完，才挺平和地继续告诉罗汉，S公司主谈宫本，两个小时之前接到妻子从大阪打来的电话，女儿急病住院。宫本先生已经订好了明晚回大阪的机票，迫不得已，才做出这个决定。

罗汉这才哑了一阵，不过还有点咬牙切齿，“这么说，死驴活马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一天了？好吧，你请宫本先生接受我们一个建议，明天的洽谈提前一个小时开始。”

总经理犹豫了一下，“宫本家有不测，心情……”

罗汉喊了，“我的心情并不比他轻松！当然，你可以先和他说上三分种的客套。公司向他问候，向他妻子问候，愿他爱女早日康复，如此如此。赶巧了，明天买一篮新鲜草莓让他带去！”

这位西州电视机厂的厂长、广播电视工业公司经理部经理，精悍瘦小，生性好动。即便坐着，也常常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势。电话交谈之间，他已经连着在瘪塌塌的沙发里变换了几个姿势，搞得弹簧吱吱作响。

他很快就被告知，日本人接受了提前一小时开谈的建议。

“三天的话要压在一天说罗。”他对自己嚷了一句，点

支烟，仰倒在沙发里。他的心情沉重。因为是在自己家里，他的眼里毫无掩饰地流露出一种愤懑和郁闷。

一年之前，西州广播电视工业公司与日本S电器公司签定了一项合同，在S公司向中国倾销S牌黑白电视机的同时，也向西州公司出口八万套整机散件。散件由西州公司所属的西州电视机厂组装后，仍挂S牌在国内销售。按合同规定，由日方协助该厂新建一条流水线，并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技术。所需外汇，在组装八万套电视机的劳务费（四十万美元）中扣回。

这一切干得十分痛快。日方的协作无懈可击，中方的努力也令人满意。

当《读卖新闻》第一次把这种合作形式称誉为中国的“西州方式”之后，国内的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，三架马车拉着罗汉吹了个痛快。

三个月过去，省报一位第一个为此唱赞美诗的记者，忽然声称发现了一个可怕的幽灵。这条耗资一百万美元（其中仅五分之一用外汇支付）的专用生产线，命运是卡在日本人手里的，即便按一般的生产效率计算，八万套散件也只需要六个月便统统吃光。停工待料，光是投资和设备折旧的银行利息损失就极其可观。在为友谊干杯声中签下的合同里，没有任何条款可以保证日方有继续提供原材料的义务。这位记者在写给省委领导批阅的内参件上（此件已报送北京），表示愤愤不平，“这种方式的实质，是将民族工业的命脉交给外国资本家掌握。”他还算懂得克制，没有用“卖国主义”、“殖民化”之类的字眼。罗汉起先并不介意，

没想到事情便由此闹腾起来了。银行抢先发难，指责罗汉是巧妙地把国家流动资金挪变为企业的专用资金。每台电视机中五个美元的劳务费支出，变成了罗汉厂里的流水线，挖了国家一笔外汇投资。银行声称要利用职能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追回这笔投资。工商管理部门紧跟着发文上告，在中国装的电视机，为什么要挂日本的牌子？他们威胁，不改牌子不准销售。公司内部也后院起火，原本为电视机厂提供配套件的一些元件厂，纷纷投书报社电台和各部委直至国务院，指责罗汉扼杀民族工业，捧了日本人的大腿，敲掉了中国人的饭碗。鉴于事态发展过急，省委不得不派一个调查组进驻该厂，问了些情况，记了一些数字，一句话没留下，挺神秘地走了。这一切尽管还都停留在舆论上，罗汉还算不上挨过几下伤筋动骨的板子，但他早有预感，四面八方似乎都在等待着这样一个时机——两个月零七天之后，八万套散件全部组装出厂，流水线将象一条僵硬的巨龙，中止运转。

迫于现状，西州公司和S公司重新坐上了谈判桌。宫本先生用微笑转达了S公司的诚意，“五万套、十万套或者五十万套整机散件，只要贵公司有诚意签约，我们可以保证十天之内，贵方在西州口岸提货。”中方无法接受这种诚意。十万套整机散件进口，也就意味着包括进口十万张使用说明书、十万只瓦楞纸板箱，甚至还有十万套捆扎纸箱的包装钉。这些连西州的里弄小厂都可以胜任的玩艺儿，犯得上再去耗费外汇吗？国内各方的压力已经如此之重，西州公司准备改变一下做法，整机散件搞点国内分交，只希望S公司能继续提供每台整机中的约四分之一的关键性部件。“我们企求得到这种谅解。合作只有在双方互相谅解

的基础上才能良好地发展。我们期望着这种发展。”

然而谈判三天，毫无进展。剩下的三天，又被日方砍掉了四十八小时。罗汉怎么能不蹦起来呢？

上午八点，西州广播电视工业公司的洽谈人员衣着毕挺，比往常提前一个小时走进6027号洽谈室。就座之后，他们才被告知，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，宫本先生无法出席今天的洽谈了。假如中方认为这并不影响最后的一天谈判，宫本先生的助手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

“谈判降格！”罗汉只觉得一股怒火直顶脑门，立即意识到了这种变故的后果。不过从表面看，他仅仅只是眨巴下眼睛，目光在对过那位年轻可爱的助手脸上打了个转。

中方主谈高良元，举止言谈有着一种明显的大将风度，目光炯亮，腰板毕挺，喜欢从容不迫。然而，此刻他也楞怔了一下，顾盼左右之后，咬着牙摊了下手，“谈！”

面对窘境，高良元也十分恼火，好在素有涵养，脸上声色不露。他和外国人打交道时间不长，尽管是一位习惯于指挥下属、联络上司、协调左右、顾及前后的公司巨头，但坐在这里，有时也会有一种难以驾驭局面的惶恐之感。6027室里铺着地毯，摆着鲜花，挂着字画，还喷过香水，布置得典雅华丽。然而即便是一位老资格的谈判家，也不愿意在同僚或者上司面前过于乐观地预测这里的结果。这个小天地实在是变幻莫测的地方。

幽默中的刻薄，豪爽里的酬酢，潇洒下的斡旋，微笑中的陷阱；诈骗用手腕来对付，手腕用计谋去抵抗，计谋用智慧来瓦解，智慧用实力去平衡；白脸、黄脸，蓝眼、

黑眼；中间商、承包商、投机商；询价报价、签约生效、银行保险、退关诉讼、仲裁赔偿；金钱和金钱的拳击，每一小时每一分钟，都会变幻出令人头晕目眩的光环，谁能保证今天的变故只是一种偶然巧合呢？

高良元硬着头皮扯起话题，罗汉却明显地表露出一种烦躁不安。他早已不顾雅观，将中山装的扣子统统解开，似乎想把肚里的闷气泄放出去。罗汉的口才和目光一样锋利，说的话有种在刀刃上滚过的感觉，没皮没毛，干脆利落。他名为陪谈，入了正题却常拉开头套，一方面事情落在他厂里，另一方面，不论大小舞台，一登场他就喜欢唱主角，喜君不喜臣；张嘴说话，伸胳膊踢腿，只要一动，便不喜欢上面盖着，左右捂着。为此讨好了不少人，也得罪过不少人。然而今天他却反常，火烧眉毛的最后一天，他却没了说话的兴致。他已经有所预感，对方无非是出于礼节，才让一个没有决策权的助手在这里应付时间。他前仰后倒，不断挪动屁股，弄得皮椅子吱吱作响。他总觉得今天的变故有什么背景，皱了一阵眉头，突然偏过头咬着高良元的耳朵：

“要命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去趟厕所！”

没等总经理有所反应，他已离座而去。他一走动，人们才发现，罗汉原来是个跛子，小儿麻痹症的后果。左腿比右腿要细小一些，也短了一截。他从小不怕摔跤，凭着没用拐杖，要不然现在也许少不了一根棍儿了。不少人喜欢喊他“拐儿罗”。这“拐儿”一词在西州有两种含义：一指跛子；再者，“拐”有一种不带恶意的聪明行骗的意思。别看罗汉腿脚不便，走起路来反倒一冲一冲的很有种跳跃的

感觉，速度实在不亚于常人。无奈宾馆的过道上光溜溜地打了地板蜡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减慢速度。

他根本就不需要上厕所，他想去找宫本。好马打架嘴碰嘴，脸冲脸地敲一阵当面锣，恐怕还能有所进展。他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啊。当然，他想先证实一下，宫本是否确定今天回国。

罗汉乘电梯下到底楼，拐个弯，径直挤到总服务台旁的机船车票预订处。此刻这里并不清闲，一个水灵灵的姑娘正耐着性子回答着各式各样的提问。罗汉挤不上去，他的耐心又实在有限，突然冲着柜台喊了声“哈罗！”那姑娘的目光立刻跳到他这里来了，她以为来了外宾。

“对不起！”罗汉冲她狡黠地一笑。他是这里的常客，认识这个姑娘，不过他不便直接打听，转了个弯问，“能告诉我吗？今天晚间去大阪的班机几点钟离港？”

那姑娘还他一个微笑，便把小嘴一努，“墙上贴着！”

“那是冬季时刻表，我问今天！”

姑娘怔了下，她不知是真是假，只得去翻抽屉，随口问了句：“你要出国了？”

“我的一位老朋友要走了，我想去送他。”

“是8012房的宫本先生？”

“你的记性真不错。”

姑娘挺高兴，她马上又有了一个炫耀记性的机会，“宫本先生改订了机票，今天下午三点二十分，搭广州来的航班飞北京。”

罗汉的眼睛闪了一下，“是吗？”

“你刚才还表扬过我的记性。”

“不是说他孩子有急病吗？”

“不错，可是他退掉了回国的机票。”

罗汉连声“谢谢”都没丢下，转身便挤出人群，就近找了架电话，“总机，请接8012房！”他心里想，这家伙在搞什么鬼呢？

总机轻柔的一声“您好”，简直可以让你回味半天。“您找宫本先生？对不起，十点钟以后您再打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除了北京和国际长途，宫本先生希望十点钟之前没人去打搅他的休息。他托付我们拦下所有电话。”

“不能破一次例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！”电话断了。

罗汉无可奈何地将手插在衣袋里，看了下大厅里的挂钟，九点还剩五分。今天怎么会如此地让人窝气呢？好象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，非要把罗汉推到一种扒光裤子打屁股的绝境中去。他想找个地方坐一下，抽支烟，好好谋算一下自己的运气。偏这时，他背后又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

“总机，请接8012号房间。”

罗汉回头一瞥，便认出打电话的是省报那位对电视机厂颇有兴趣的记者。罗汉和他打过交道，但并不喜欢他。这个记者第一个站出来为“西州方式”唱赞美诗，尔后又一个急转去写内参，罗汉对这些并不介意，谁知事情闹大之后，这位记者又作为省委调查组的一个成员死死盯住了电视机厂，罗汉就开始尽可能地回避他了。“来者不善”，他想，这家伙也真会挑眼儿，谈判成败直接关系到流水线的命运，他倒找到宫本头上去了。

不过记者也在恪守信誉的总机姑娘面前碰了个钉子。

罗汉转身走出大厅，他不想让记者发现自己。

罗汉在梧桐树下找着一条石椅。朝雾虽已散尽，不过还可以感受到那些潮湿的小草的清新味儿。他摸了一支烟，习惯地仰脸朝大楼望去。阳光在一片蓝色的玻璃窗上跳跃，折射出一轮轮耀眼的光环。他无意间在阳光中发现了希望！他耐着性子从下到上、从左到右数了两遍。他的发现准确无误，8012号房的窗帘已经全部打开！他霍地一下挺起身子，日本人哪有打开窗帘睡觉的！

罗汉一跃一冲地向大厅奔去。他的脑子里象个赌气的孩子似地闪过个念头，“我要抢在你的前头！”他指的是记者。他挺干脆地告诉电梯姑娘：“八楼！”

## 二

宫本只是有些感冒。接到妻子的电话之后，他决定回去看望一下孩子。没想到S公司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常驻机构半夜打电话来，请他速飞北京参加一项重要的决策事务。当他得知实际内容之后，二话不说，改订了去北京的机票。清晨他给妻子挂了个电话表示歉意，便一边擤着鼻涕，一边埋头整理有关这次北京行动的资料。他没想到罗汉会毫不客气地闯到这里来。

“宫本先生贵体欠安，我坐不住啊，来看看老朋友。你要走了？”

这个精通汉语的宫本虽有些不快，但仍然不失礼节地面含微笑将罗汉引入室内。他挺爽直地告诉罗汉，公司有

紧要事务，他改飞北京了。

“你的孩子不是住院了吗？”

“我的公司更需要我。”

罗汉来了点幽默：“你要是中国人，这种作为就够得上请记者来采访了。”

宫本答得也挺有趣：“我的经理讨厌记者，他首先想到的是有无可能给我加点工资。”

两个人都哈哈笑了。

他们挺熟，打了一年多交道，彼此都有深刻印象。一年前，宫本第一次来西州，谈判桌上贪喝了几杯沁人肺腑的西湖龙井，不得不中途离席去找“洗手间”。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，罗汉就要了个花枪，从他助手嘴里掏走了一个有价值的数字。宫本事后甩了助手一个耳光，当面却真心诚意地冲罗汉翘着拇指：“精明过人。”第一轮谈判休会，宫本要回北京，偏巧罗汉的女儿也急病住院。去机场的途中，宫本特意去儿童医院转了一下，罗汉不在。宫本悄悄地将一架带有音乐贮存装置的电脑火车玩具，放在孩子的病床边上。两个小时之后，宫本在候机厅里刚刚换好登机票，一位蓝衣蓝帽的空中小姐面带微笑地走到他的身前。“宫本先生，您是否有一个盒子遗忘在儿童医院里了？”宫本挺不自在地接过了玩具纸盒，他迷惑不解地望着空中小姐，“您认识我？”“不，有人精确地描绘了您的这根领带。”宫本模仿了一下罗汉走路的姿势，空中小姐咯咯笑了。事后宫本碰上罗汉，说他不仅精明，而且机灵：“泥鳅。哈哈，中国的泥鳅。”

既然熟悉，又是在私下场合，说话就随便了许多。何况两个人都喜欢直率，用不着嗯嗯哈哈地磨上半天客套。罗

汉直言不讳地告诉宫本，他对今天的6027洽谈室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他希望宫本走以前能够留下一点实质性的东西。

宫本扫了眼满桌子的材料，又挺文气地擤了下鼻子，耸耸肩膀：“看来，我只得把这些公务带到飞机上去了。”他转向罗汉，“你们今天还不打算换一种方式来谋求进展吗？”

罗汉点着头，“能在中国第一个生产有着日中两国技术结晶的电视机，是我们的愿望。”

“很难想象，四分之一的元件在大海的那边，四分之三的元件在大海这边。它们如何能逾越这段距离，共同结合在一架电视机里？好比你我，可以成为朋友，但是不能组成家庭。”

“我很高兴告诉宫本先生，我们用过广东的元件，用过辽宁的元件，在这一点上我们有良好的经验。你我虽不能组成家庭，但不能结为兄弟么？”

宫本开心地笑了一下，他觉得这个比喻挺有意思。他转身从桌下拖出一只纸箱，那里头都是他收集的西州公司各家厂的元器件。他随手从里面捡了一只高频头，在手心里抛了一下，“就是它们吗？”他摇摇头，“十年，至少有十年的距离。一个标致的大姑娘如何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还不成熟的孩子呢？”

罗汉的脸腾地热了一下。

“在已经过去的几个月中，我们看到双方以往的合作，有效地保证了S公司的产品质量和双方的利益。我们不希望破坏这种卓有成效的方式。当然，我们也考虑到了贵公司目前的处境，不知道我的助手在你离开之前是否转达了我们今天的决定。八万套散件我们采取了优惠低价，流水线

成熟地运转之后，我们将取消这种优惠。但考虑到最后一天双方都应有所让步，我们决定继续保持这种优惠低价，再给十万套，二十万套。”

宫本的眼睛紧紧盯住了罗汉。

罗汉却连眉毛梢都没动弹一下。在谈判前的预备会上，他早已根据以往的经验推算出S公司的这条最后防线，然而这并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。他挺起腰来，委婉其词地说：

“宫本先生确实坦率。事到今日，我也亮个老底。行家面前不遮丑，中国大业大，几个钱左邻右舍都得香香，一时半刻的，恐怕轮不上我罗。”

宫本疑惑地眯起眼睛，一会儿又坦荡荡地摇了摇头。

“难以理解，昨天晚上我接到北京来的电话，贵国商业部计划进口的电视机已经突破一百万台，其中就有五万台将拨入贵省销售。五万台哪，二百七十五万美元，要是摆在我们的谈判桌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罗汉差一点没蹦起来。“养着裁缝去买衣，还白贴工钱！”他在心里骂了一句，硬把火压了下去。他不能在一个日本人面前流露出这种怒气。他沉默了。

宫本体察到了罗汉的心情。从朋友这个角度出发，他也十分同情罗汉的处境。他很想知道，两个多月后，流水线一旦停止运转，这个瘦弱汉子的境遇将会如何。这也关系到他们日后的合作。宫本注意到，“西州方式”一词，已经在中国所有的报纸上消失了一段时间。当然，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提问的。

“如果我们的合作会给你带来不便，我将感到十分内疚。在剩下的两个月里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”